

风雨岁月丛书

常君实◎主编

我和萧军风雨50年

王德芬◎著



鲁迅弟子承师恩非常情感记录
东北文坛第一人沧桑生命历程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我和萧军



风雨五十年

王德芬◎著

鲁迅弟子承师恩非常情感记录
东北文坛第一人沧桑生命历程

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和萧军风雨 50 年/王德芬著. —北京:中国工人出版社, 2003.8

(风雨岁月丛书/常君实主编)

ISBN 7-5008-3066-1

I.我... II.王... III.萧军(1907~1988)—生平事迹 IV.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50886号

出版发行: 中国工人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鼓楼外大街 45 号

邮 编: 100011

电 话: (010)82075934(编辑室) 62005049(传真)

发行热线: (010)62005049 62005042

网 址: <http://www.wp-china.com>

印 刷: 北京顺义振华印刷厂印刷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版 次: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: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

字 数: 370 千字

印 张: 14.625

印 数: 1~10000

定 价: 27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写在出版之前

我的父亲人生 81 年,先后有过三位妻子。

15 岁那年,在家乡——辽宁义县下碾盘沟村(现属凌海市),他的父亲为他娶了第一位妻:她长萧军一两岁,美丽而娇小,认识稍许的字,每当在外省读书的少年夫君回乡的时候,她很乐得呵护着他,成为他聊天的伙伴儿。更是那老岳丈,每年总要用瑞雪埋覆上几坛子上好的枣儿,红通通的,留给出外当学兵的姑爷子解解嘴馋……然而,一次性命攸关的口角使他们小夫妻后来竟分了手。

25 岁那年,在北国冰城哈尔滨,萧军遇到了 21 岁的张迺莹——她即将临产,被人骗押于旅馆中,失去了行动自由……拖欠的几百元食宿费没有着落,将被卖入“圈儿楼”(妓院)。危难之中,使肝义胆的萧军毅然伸出双手拯救了她!这就是他的第二位妻——后来为文坛所瞩目的女作家萧红。

萧军后来在评介他们这六年的婚姻时说:“……我和萧红是偶然相遇,偶然相知,偶然结合在一起的‘偶然姻缘’!……这是历史的错误!历史也做了见证,终于各走各的路;各自去寻找他和她所要寻找的人!……”

前两位妻子,都没有留下自己的后人——生育过,却夭折了……,父亲生前曾提及。

1938 年的春末,在兰州,30 岁的萧军遇到了一位姑娘,由她兄弟姊妹组成的“王氏小剧团”以青年学生的满腔热情宣传抗日,尤其成功地出演了街头活报剧《放下你的鞭子》竟轰动了那小小的山城!而她,正是这剧中主角——卖唱姑娘“香姐”的扮演者。

起始,“香姐”并没有即刻“爱”上这位“流浪汉似的”青年作家,尤其如她母亲所说:“……离过两次婚,又没有固定的工作和收入,还是革命的、危险的人物!”出于对爱女前途与幸福的考虑,母亲

最终“狠下心来”将女儿软禁了！然而，她万万没有料到的是，外表看似柔弱而听话的乖女儿，却有着强烈的“五四”新思想，一时的隔绝，倒促成了女儿一世的决心：与萧军同行！

这便是萧军的第三位妻子——王德芬——我的生身母亲。

18岁的王德芬，告别了温暖的家庭，50年来与萧军相伴相随：从兰州到西安转成都小住，经重庆奔赴到延安；过张家口、齐齐哈尔返哈尔滨；去往佳木斯、富拉尔基，回到沈阳后发配抚顺……最后落户北京。

在这半个世纪的夫妻生涯中，腥风血雨，坎坎坷坷！来自政治的；来自经济的；来自精神的；来自病痛的；来自天灾的、人祸的……铺天盖地的打击，却并没有摧垮他们这一代革命夫妻的信念与意志：“求得祖国的独立，民族的解放，人民的翻身，建立和实现一个没有人剥削人、人压迫人的社会制度！”也没有放弃他们对人类社会应尽的责任——含辛茹苦地养育了我们兄弟姐妹八个人，逢年过节家庭聚会便是“二十几口儿，两大桌！”的壮观。

母亲原想出版一本《萧军王德芬书信集》，以纪念她与萧军的这份姻缘。我理解母亲的这一心愿，更看重父亲当年那火样的、十二分投入地爱的挚诚与狂热！尽管有些朋友在看过了母亲零零星星发出的她与父亲的“情书”，并为近八旬的老母亲如此“开明”与“坦率”而感吃惊！我确觉得这实在是难得的蛮有情趣的事——经过了50年的东奔西走、水火兵刀、颠沛流离、天灾人祸……多少资料、文稿以至两个小妹妹的性命都损失掉了，唯独这批“情书”竟然失而复得完好无损，不能不说是“天意”！历史的真实是值得珍视的，谁没有从年轻的时候经历过？谁没有过青春的浪漫与幻想？我对这“历史”充满着尊敬。

到了后来，儿女们渐渐长大成人，而这一对老夫妻有时却像似两个孩童，“拌嘴”的机会多了，当着我们的面竟各不相让般地“翻小肠儿”、“兜老底儿”……儿女们常常是一会儿保妈，一会儿保爹，但终于是没有什么“好下场”——没“屁大会儿工夫”老两口儿又

都说说笑笑和好如初了,就跟没那么回事儿一个样儿!——反倒抱怨儿女们不该跟着“打派仗”!嘿,你说我们该有多冤……

所以,夫妻间的是是非非、磕磕碰碰,局外人无可评说,尽可管住你自己的舌头就是了。

母亲写这本《我和萧军风雨五十年》是很认真的,我也非常尊重母亲的这一份努力,也希望它能给读者们带来一些新鲜的读书兴趣,更愿作家萧军的读者们、研究者们能从中寻觅到一些可供注意的线索——尽管有些认识我“不敢苟同”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中,已成为“囚徒”的父亲,曾冒着生命危险偷偷地由牢笼里给孩子们传出来一封“诀别”的信,真情、客观、凄楚地向家人们殷殷叮嘱着:

……

亲爱的孩子们——请尊重我的话:

要好好友爱,

好好关心你们的母亲!

她身体多病,

又没经过什么风浪的折磨,

她天真得犹如一个孩子!

我爱她,可怜她!……

二十八年来,

我也给过她数不清的苦痛!

她是这世界上惟一能谅解我的人。

尽管我们的思想常难一致;

我们的生活习惯、为人作风

——各不相同,

但我们却是不可分解的一对!

为了爱的缘故,

她为我决然地牺牲过温暖的家庭;

跟着我犹如两片浮萍似的东飘西泊……

辛苦同分!

.....

正当这本书在积极运作即将出版的过程之中,2001年10月29日中午,母亲竟突然离世了!

说“突然”,也不尽然。因为整整一个酷暑到秋末,母亲一直经受着病痛的折磨不断,几进几出医院抢救,受尽了苦,吃遍了药。在母亲离世前,我到医院去看望她,她对我讲了最后的“故事”:

“这几天,我常常想起你们小时候的事,你出生的那天,真冷,腊七腊八冻掉下巴!半地下的石头窑洞里,没有火……,村儿里也从来没有过医生和助产士。于是,爸爸就勇敢地亲自为你接生,一慌,就站错了位置!应当站在侧位,他却站在了产妇的正前面,结果,你一出来,羊水一破,哈!竟喷了爸爸满头满脸一身花!”

这个“故事”,我真的不知道听爸爸妈妈讲过了多少遍,然而今天听来,仍然感到很亲切,很是生动,更让我感动的是父母对我们的生养之恩,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,而成倍成倍地加深,加深着……天,晚了,看上去母亲心态很平稳,病情也有所控制,精神头儿也似乎是有所“回升”,当我约好第二天一早来看望她时,她笑微微地说:“再见……”抬起的手臂上,插着各样的导管,这,竟是我们母女的永别。

医生说母亲的生命力很强!真不多见。我手中的数张“病危通知单”就是证明。但,终究是没能够挽住了她的生命!

如今,父亲已离开我们十几个年头了,母亲也“走”了近两个月,我斗胆为母亲的这本书写上了这些话,心中感慨万端,悲伤至极……

萧耘

2001年12月12日

目 录

第一部 苦 恋

- 003/ 引子
- 004/ 一 初遇
- 007/ 二 重逢
- 009/ 三 一件礼物
- 009/ 四 家庭晚会
- 013/ 五 “小有天”便宴
- 014/ 六 白塔山茶馆
- 015/ 七 心声
- 016/ 八 求婚
- 017/ 九 试探
- 018/ 十 突然袭击
- 020/ 十一 第一封情书
- 022/ 十二 “中山林”郊游
- 024/ 十三 “逐客令”
- 026/ 十四 冲突
- 027/ 十五 “软禁”
- 028/ 十六 一张“签”纸
- 030/ 十七 一串小红珠和一小包小石头
- 030/ 十八 “陶乐春”联欢会
- 031/ 十九 重游“中山林”
- 033/ 二十 忍——心上插着一把刀

目 录

二十一 计划 /036

二十二 胜利了 /038

第二册 踏上征途

一 新婚之夜 /043

二 一位忧郁的小朋友 /044

三 一对快乐的夫妇 /045

四 奇怪的团长 /046

五 我的两个小弟弟 /046

六 一位四川姑娘 /047

七 在成都安了家 /048

八 他当了报社编辑 /049

九 爱情的动摇 /050

十 朋友们 /055

十一 邻居们 /056

十二 青年艺术家王大化 /059

十三 女儿的诞生 /060

十四 中共元老林伯渠 /063

十五 抗日英雄段文郁 /064

十六 一位远方来客 /068

十七 萧军去“旅行”了 /068

十八 到了重庆 /082

目 录

第三部 在革命圣地延安

- 097/ 一 到延安边区“文协”定居
- 099/ 二 延安保育院和中央医院
- 102/ 三 “延安文艺座谈会”的召开
- 112/ 四 延安作家俱乐部
- 114/ 五 王实味事件
- 118/ 六 下乡去当老百姓
- 128/ 七 回到延安中央党校第三部
- 131/ 八 终于到了“鲁艺”
- 134/ 九 去东北解放区路过晋察冀抗日根据地——张家口

第四部 从延安去东北解放区

- 141/ 一 路过张家口
- 152/ 二 到了哈尔滨
- 186/ 三 “鲁迅文化出版社”的创立
- 188/ 四 《文化报》的创刊
- 188/ 五 “鲁迅社会大学”开学了
- 189/ 六 下乡去参加“土改”
- 200/ 七 萧军入党
- 201/ 八 《文化报》和《生活报》的论争
- 206/ 九 离开哈尔滨去沈阳
- 218/ 十 下放抚顺煤矿

目 录

- 十一 创建“抚矿京剧团” /221
- 十二 京剧《武王伐纣》连台本戏的演出 /223

第五册 到了终点站——北京

- 一 在后海北沿安了家 /239
- 二 旧地重游——去青岛 /240
- 三 萧军当了考古研究员 /249
- 四 萧军弃文从医 /252
- 五 三部作品的命运 /255
- 六 “文化大革命”中的遭遇 /261
- 七 “四人帮”倒台了 /304
- 八 乡居生活 /307
- 九 野草诗社的成立 /315
- 十 中共中央为萧军平反昭雪 /318
- 十一 为中外文化交流做贡献 /322
- 十二 “庆祝萧军文学生涯五十周年”四次大会的召开 /325
- 十三 “萧军资料室”的成立 /335
- 十四 不治之症的突然袭击 /337

附 录

- 萧军王德芬书信 /357
- (萧军 38 封 王德芬 33 封)

第一部

苦恋





引 子

1937年7月下旬在上海电车上,经姐姐介绍,我和萧军见过一面。1938年4月末他由西安到了兰州,曾在我家暂住,因而熟识了。大概他见我是个纯朴天真的少女,思想意识可塑性较大,刚刚认识了一个星期,就郑重而严肃的提出了希望我随他去武汉的要求,我在精神上没有这方面的准备,在感情上也不到“爱”的程度,又因为他是个离过婚的人,年龄比我大12岁,我的条件比他好多了,我的父母肯定不会同意这种婚姻,所以我就拒绝了。

由于他的“冒进”,他的热情过度,引起了我父母的极大愤怒,下了“逐客令”,我姐姐帮他另找了住处,离开了我家,我却被母亲“软禁”在家不准外出。从此,姐姐当了我们的“红娘”,为我们传书递简,反而促使我们之间的感情日益加深了。

我们相处的日子虽然很短,但我的信念是:他是鲁迅先生的学生,是左翼作家,是抗日救亡进步小说《八月的乡村》的作者——在政治上可靠的。再加上自己对他的观察、理解……同时,由于父母的反对、阻挠、压制、威胁、恫吓等等反作用的刺激,我决心将自己的“终身”托付给他了。

最后,经过我对父母的怀柔韧性战——既不硬顶、伤他们的心,又不放弃自己决心与他相爱的原则和立场,姐姐也帮我们从中调解说服父母。萧军又亲自找我父亲谈判,据理力争,我们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,结成了美满婚姻。

我们在一个月內相互写了七十一封信,萧军三十八封,我三十三封,这些信件充分表达了我们之间的思恋之情,几十年来我们一直带着抄写本(原信已失)。1966年“文革”中虽被抄去,1979年侥幸又还回来了。

一 初遇

1937 年我 18 岁,是苏州美专高二的学生,过了暑假就要升高三了。

我的姐姐德谦比我大五岁,原是上海大同大学中文系的学生,思想左倾,爱好文学,崇拜鲁迅先生,爱读左翼作家的作品,常在邹韬奋主编的《生活周刊》和沈兹九主编的《妇女生活》上投稿。只因在校组织学生会、读书会、办墙报等比较活跃,被校方视为“危险分子”,被勒令退学了,之后考入上海正风文学院继续专修文学。

放了暑假我到上海去找她,约好在一起度过假期。我们借住在她的一位朋友吴渤家里。吴渤是个年轻的新闻记者,他俩是在报纸上打笔仗认识的,真是“不打不成交”啊!姐姐性格开朗、豪爽,对人热诚、坦率,丝毫没有一般女孩子那种羞羞答答、扭扭捏捏的劲头,因此她和吴渤之间能够做到兄弟相称,保持着纯洁的友谊。

那时已是卢沟桥“七七事变”以后,吴渤为了抗日救亡,准备上前线,受军训去了,一两个月不会回来,临走,把房门的钥匙交给了姐姐。他的家是个小亭子间,夏天正西晒,白天像个小蒸笼,热得我们头昏脑胀吃不下饭。晚上,因为小铁床上臭虫太多,咬得我们睡不着觉,用蜡烛一烧床缝,鼓溜溜红通通大大小小的臭虫,就像炒嘣豆一样,噼噼啪啪掉满一地——吴渤平时就生活这样的环境里。

他的书架上摆满了书,有一天姐姐抽出一本递给我:“你瞧!这是田军写的《八月的乡村》,一部抗日的小说,这是他的成名作,他是鲁迅先生的学生,鲁迅先生给此书作了‘序言’。田军是吴渤的朋友,我就是在这间屋子里认识他的。1936 年 10 月 19 日鲁迅先生逝世以后,他是一万多人送殡游行队伍的总指挥,出殡的时候我也去了。后来我和吴渤到鲁迅家去看望许广平先生,见过他和萧红,他们是一对青年夫妇作家,都很有才华。田军还有一个笔名叫萧军,发表过许多短篇小说,都写得很好,是个很有名气的东北作家”。

我在南京汇文女中上的初中,那是教会学校,那里的学生和



孩子们长大成人了！——1981年春摄于后海畔家门前

右起：萧歌、王德芬、萧军、萧玉、萧滨、萧耘、萧燕

外界是隔绝的，受不到当时政治潮流的影响。我初中毕业以后，因为爱好美术，考进了苏州美专，那也是个“世外桃源”似的学校，我是寄宿生，很少外出，除了按时上课学绘画，业余时间自己练练钢琴以外，只看过一些卢隐、谢冰心、丁玲等女作家的作品，其他书籍是接触不到的，更没有机会参加社会活动。因此比起我的姐姐来，我的头脑就简单、幼稚得多了，尤其对于上海文艺界的情况就更无知了。

姐姐既然说《八月的乡村》是一部好书，值得一看，那就看看吧！对于书中的人物、情节……我都是陌生的，也想象不出它的具体形象和情景，当我看到描写唐老疙瘩和李七嫂的关系那部分时，我就更不能理解了，反倒起了一种“反感”——也许是因为在我的头脑

里,对于男女之间的关系,还存在着“封建道德”和“正统观念”的残余吧?书没看完,我又还给姐姐了。《八月的乡村》虽然是一部影响很大的进步小说——然而,我却不是他的读者。

7月下旬有一天,姐姐带我去拜访许广平先生,上了电车以后,姐姐忽然悄悄对我说:“你看那边那个人,就是《八月的乡村》作者田军。”

我顺着她指的方向望去,在两节车厢之间过道门旁的座位上,坐着一个年轻人,浓黑的头发,棕红的脸色,虽然有点瘦,但很结实,很像个游泳健将。上身穿着白色短袖针织网球衫,下身是白色西式长裤,脚穿一双尖头皮鞋。他一条腿架在另一条腿上,正聚精会神地看着一张报纸。姐姐拉着我的手走了过去,很尊敬地笑着和他打招呼:

“萧先生您好!还认得我吗?咱们在吴渤家里见过,这是我的妹妹王德芬。”姐姐又为我介绍:“这就是萧先生。”

我向他点了点头,他也向我们点了点头,还欠了欠身子,一句话也没说,又低头继续看他的报纸了。他那冷漠、严肃的态度,给人一种不善交际、略嫌高傲的印象。既然如此,我们也就不再和他攀谈,离开了他。我心里想:姐姐真是多余!这不是自讨没趣吗!

我父亲原在上海、南京工作,1935年带着家属(我母亲和两个小弟弟一个小妹妹)到甘肃工作去了。我姐姐在上海,我在苏州,我哥哥德彰在南京,他比我大两岁,是金陵大学一年级电机工程系的学生。我们都是寄宿生。

由于时局动乱,学校停办,如果抗日战争全面展开,交通一断,邮汇不通,我们三人的生活立刻就会发生困难,所以我父亲在上海“八一三”抗日战争爆发以前,特意到上海、南京将我们接回了甘肃。